

民國二十九年三月廿七日

# 凡平



第一卷  
第二期

# 2

版 出 社

藝 文 凡 平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 平凡稿約：

- (1.) 本刊各門，均歡迎投稿，唯譯稿暫時不收。
- (2.) 如蒙以木刻，畫稿，攝影，及其他具有文學意義之圖畫見贈，尤所歡迎。
- (3.) 稿末請註明真姓名及詳細住址，以便通信，揭載時如何署名，聽投稿人自定。
- (4.) 對於投寄之稿，本社有酌量增刪之權，如投稿人不願時，希在稿端聲明。
- (5.) 投寄之稿，登載與否，不能預先奉覆，惟付有郵資者，如不揭載，可以退還。
- (6.) 投寄之稿經揭載後由本社酌奉薄酬。
- (7.) 本刊登出之稿，其著作權仍屬於作者；唯本刊編集各門彙刊或選刊時，亦得自由採入。
- (8.) 來稿請寄：

福州東街路竹林境三十六號陳學英或仙塔路十八號林心平收轉。

## 本社啓事

茲謹聘陳瀚大律師爲本社法律顧問，此啓。

陳律師事務所：福州東窰逸廬。

# 平凡

第一卷·第二期

## 目次

金

沙

魏弼

(二〇九)

狗

荑石

(二五七)

宅

地

任其

(二一八)

剿滅不了我們的靈魂

雷石榆

(二五一)

大演習之晨

蕉風

(二五五)

革命的故事

佃曉軍

(二三〇)

記事兩則

秀子

(二七二)

癡

(集體報告)

問蒼·陳學英

(二七八)

棄詩求歌論批判

雷石榆

(二八九)

自由

(A·普式庚)

葉可根

(二三六)

中譯普式庚作品編目

一勺

(二四四)

圖·普式庚像

P. Konchalovsky

廣東的米慌……(報告漫畫)區錦漢  
衝!(木刻)任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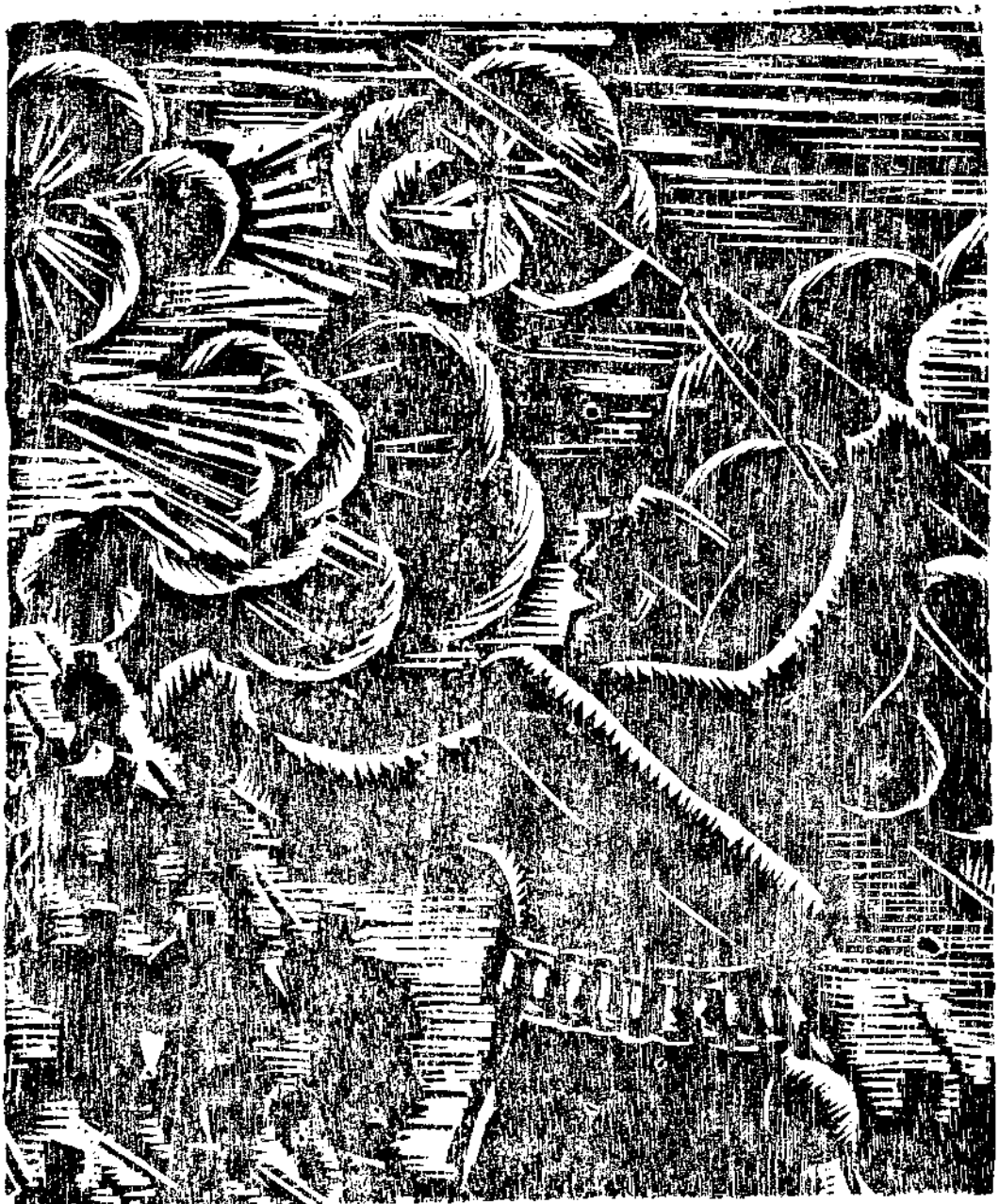
# 平凡

第一卷·第二期

## 目次

# 平凡

第一卷·第二期



任楚作

衝! (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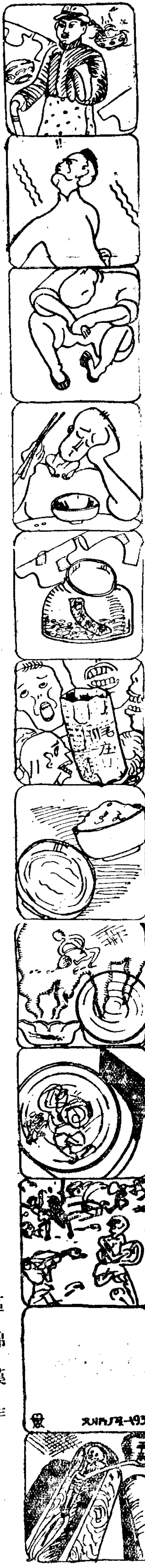
日十月三年六十二國民



未抽洋米稅之前  
中央明令征抽  
向中央一請免洋米稅  
再請……  
三請……  
四請……  
財實兩部派員來粵調查  
循例調查  
回京呈覆  
具體計劃  
財實兩部再派員來  
所謂平米於是發放



豐衣足食  
感到動搖  
大受動搖  
已告不足  
更加不足  
完全不足  
餐飯餐粥  
兩餐都粥(小搶)  
只夠餐粥(大搶)  
大搶特搶  
搶無可搶  
睡在棺材糶平米



區錦漢作

241774-1937

2414 77-1937

1937

# 金沙

魏 弼

做小孩子的時候，喜歡聽故事，一個緊隣的張三叔，聽說從南洋，不記得還是馬六甲吧什麼地方回來，單坐船總要坐二十多天，這個過了「番」的老「番客」張三叔，他就頂喜歡講故事。他說：過了番的沒有一個不發了財回來，那邊簡直就是黃金世界，還有金沙，只要你灣下腰子，揀他一籃兩籃的，煉一下子，便是黃金，你看，那還有不發財的道理？

金沙？我那時心裡想，如果揀他一籃多好，可是張三叔他也坐過廿多天的海船，同樣的做了番客廿多年，他不只沒有揀到金沙，簡直就窮得不成樣子，想了想，這揀金沙的心也就冷了下去！

可是，我現在真的就喫這「金沙」的飯！雖然這金沙比不得那個金沙，這裡也不是馬六甲，我可和張三叔一樣的險些就被這金沙要了命。

我是這裡鹽稅局的二等秤手。

鹽稅局的前面，就是鹽場，鹽場再前面，就是海汊，我們在這裡吃鹽，吃魚鮮，也吃海風，

就過了十多年。真的，我在這裡是個老秤手，這裡幾個鹽坑，那個鹽坑值價的，那幾個鹽民刁頑的，都瞞不過我的一眼，局長換了三四個，一等秤手，稽征員也都調換過了，我的薪水還是安安穩穩的從十四塊升到廿六塊，當然，這一半也就靠着我的人面熟。

這裡十幾鄉，大概總有上兩三千戶，誰不靠着這塊地方過日子？海水用不完的，引到鹽坑裡，晒上三天四天，一粒粒同雪一樣的晶亮，就可以耙起來賣錢，這不是金沙是什麼。怪不得那個鹽牙伯鄭老秋，他就常常咧着焦黃的牙齒，對局長說：

「他們真是刁頑極了，這沒本錢的生意，局長，你假如不給她一個辣手，這花頭就愈弄愈多了！」

局長有一付肥胖圓光的頭臉，看過去發亮發亮的，瞧着他，就再想起小孩子讀共和教科書的時候，裡面畫的「雪人」，真是除了因為沒有鼻子樑覺得過於平扁之外，從其他地方看來，他就是一個有福相的人。他到這裡還不到兩個月，臉上和手上就黝黑了許多，同他身上的皮膚顏色相比，就像是兩截湊好的樣子，這在曾經做稅務局長享過福的局長看來，有時就覺得十分感慨：他也跑到這鄉角來受「苦」了。

聽說上頭的公事，要把鹽堆積起來，不要稱放；做秤手的當然也沒事了，一天到晚，吊兒郎

當的，看海面風景，晒鹽，可是也都看得膩了。放開眼睛看過，只是一塊一塊長方形的鹽坑，一坵一坵土饅頭似的鹽堆；幾個耙鹽的孩子，正有氣無力的在那裡一鏟來一鏟去；二月天氣，人站在鹽坑旁邊，你如果不帶點勁兒，蹲下身子來走路，一不留身，便會給海風吹摔在鹽坑裡面，風，一天到晚的喊叫，真是叫人心焦！

那天，下午三點鐘的時候，就有幾個鹽民來找局長，我認得清楚的，一個阿根哥，一個老三叔，一個五十二弟，背後還跟着許多鹽民，萎萎縮縮的。局長一出來見着他，劈頭就說：

「要求放鹽是不是，阿根？呃，又是你！」

「局長，再不放鹽，我們都過不得活了，局長，我們就靠這幾坑鹽，晒好了放在鹽堆裡，有的霉壞，還有給嗎啡生偷去了，這幾天雨水常，還要修理坑；局長再不秤放，我們眼巴巴的看着鹽在那裡，換不了活，四五個月了局裡還不秤放，我們要不要餓死，局長你想想看。」阿根哥，今年四十多歲了，因為他的行輩低，所以除了小孩子稱呼他做阿根叔外，我們還是這樣喊他。這漢子瘦小結實的樣子，一個倒置三角形的臉，最近顯得下巴加倍的尖縮，說起話來，因為有點着急，嘴唇和他老氣橫秋的額紋這樣向上向下牽扯着。

局長肥厚的黑手掌，在他的臉轉一個貓洗面，斬釘截鐵地：

「那有什麼辦法？總局裡叫我不釋放，他說要限制食鹽出口，提高鹽價，呃，你們又不懂得，總之，省裡叫我不釋放，我當然照辦，我們是奉公的，公事你懂不懂，我那天同鹽牙鄭老秋不是都說過了，你們真是——」

「可是，呃局長，官廳不准買，從前我們把鹽挑到鹽牙那裡，鹽牙伯給我們轉賣出去，說是抽頭重些還可以週轉週轉，現在鹽牙取消了，我們賣鹽，碰着就是走私，罰款，小獅弟前天不是碰了緝私的中了流彈，至今還攪不了結，又累你局長費心。可不是，官家不准我們賣鹽，又不釋放，請局長想個辦法吧！吶！通知單又來了，鹽引糧要完，免不了的，局長你看。」

局長不喜歡看他什麼通知單不通知單的，他似乎注意到剛才說話的五十二弟，他一隻紅大鼻子，鑲在他四方形的臉上，搖搖欲墜的樣子，有點好笑，可又想到怎樣打發這些人，臉上就顯着有點尷尬不住的抹臉子。

「局長你看！」一張糧賦催款通知。我看去是三等四則：一起要納二元三角。

「放鹽，現在沒有辦法，我同鹽牙鄭老秋說過了，你們找他就好！」

——鄭老秋這鹽賊，我們不要同他說話。

——擦這鄭老秋一頓，鹽牙做不了，做漢奸！



說起鄭老秋，跟着來的幾十個鹽民，這時忽然噪了起來局長嚇了一跳，但他肥大的一隻手在他平扁的臉上，擰了這末一把，就立刻恢復了過來。

——鄭老秋這賊，他說局裡現在不收鹽了；要頂給他，他說他拿局裡收鹽一半的價鈿，來給我們，這鬼心肝的，就是他搗的鬼！

——打他，打，鄭老秋！

——打他！！打！！

局長把臉一沉，淺黑色就轉成青灰色，他把肥厚的手在棹上一拍：

「你們，你，怎麼樣，規矩懂不懂？」

局裡駐着一棚緝私的鹽兵，李隊長正在他房間裡拉他沒腔調的胡琴，伊啞伊啞的，聽到局長拍棹子的聲音，連忙趕着出來，幾個沒有出勤的弟兄，也就露了面，局長的臉也就從青灰色轉到漲紅，變成赭色：

「你們先回去，你們困難我難道還不曉得？可是我也得向上方請，請准了，當然放鹽，我們局裡可不是也巴不得早點釋放，免得許多麻煩，你們真是胡鬧。」

這就緩和許多了。五十二弟又湊着說話：

「局長，唉，請你可憐可憐，局裡五個月不放鹽，我們就是餓了五個月，局長看，這地方除了晒鹽之外，栽一根青草都不活，我們吃着西風，穿着北風，鹽水度不了命的。就是我們自家晒鹽，自家也不能用鹽，那天方三係在自家鹽坑裡掏了幾斤鹽回去，碰着局裡老將，就說：『呢，局裡沒釋放，你這鹽要運到那裡去，你走私嗎，見隊長去』，後來做好做壞罰了三元錢，挨了兩箇皮鞭，方三係央着把八箇鹽坑押給鹽牙伯鄭老秋，納了款，回家給他家裡打了三次架，頭角都破了，大家餓了好幾天不吃飯——金沙，局長，從前他們說產鹽的產金沙，現在這金沙就變成土沙。」

李隊長的顏色有點不好看，可是還裝鎮靜，說了金沙，我又記起張三叔的話，不曉得張三叔所說的南洋那邊的金沙，是不是同這裡一樣的變成土沙了。

後來他們再是無可奈何的回去，一個個的臉孔像哭喪着似的。鹽場靜悄悄的，都不是往常那一種忙着晒鹽時候的氣象。

海風真大呀，呼嘯着，悽慘的號叫着，場裡的孩子吹得顛來顛去的拖着身子回去，那天我總也覺得心裡不好過，要發生什麼事情似的。

那晚上，鹽牙伯鄭老秋再來了，這回却走到局長的房間裡去談，走回去的時候，局長還在遲

疑，可是鄭老秋一付像張飛一樣的滿臉鬍子，顯得很堅決。他回過頭來同局長說：

「再五天，最多一個禮拜。他們都要放手了，熬不住，那時由我老鄭出面，給他五成錢——不要緊，局長，你推省城公事好了，你初到這裡，不曉得他們就是刁頑，你放鬆一步，他就再進一步。而且，那時候，我老鄭是願者相交，他們來找我，我不去找他的。哈哈！」

局長抹抹臉子，總有點遲疑不決的樣子。鄭老秋笑的時候眼睛合了起來，鼻孔掀呀掀的，就有點滑稽：

「可是局長，私鹽就要注意，這幾天私鹽一定多，而且蠻幹倒說不定有的，他們敢雖然不敢，總要防備防備。」

晚上，李隊長召集弟兄。李隊長就分外顯得匆忙，十一點鐘的時候，他們都埋伏去了，這本來是沒有什麼希奇，我在這裡廿多年，這個事情看過就多了。

局長真是新接事，一點經驗就沒有，李隊長去了之後，他就一直抹臉子，似乎他那平扁的鼻子還要磨光他似的。二點的時候，我早就睡過了，局長跑到我的床前來：

「劉金標，喂，劉金標，聽到了沒有，槍聲，好密，好密的槍聲，你聽到了沒有。」

我從床上一翻身起來，果然，斷斷續續的槍聲，情形同往常有些不一樣，局長趕忙給匾著掛

電話，一面同我說：

「劉金標，你到外頭去看看，你地面熟。」

我說：

「局長，我想是抓到了走私的，示威槍，不要緊的。」

「你出去看看，什麼情形再回來。」

我走出了鹽局，真的就有一點膽怕，我想到松灣角那裏查守哨鹽兵。

——那個。

——我，我劉金標。

「噓……」這末一聲，我那時不自主的就躺了下去，心裏還想着這下應該就死了，可是，真的，那寶貝只在我耳朵掛了彩。……

後來，查着那天晚上果真是示威槍，因為隊長看到了一大批的走私人，他們二十幾個做一隊，也帶兩三把短槍，隊長慌了就吩咐放槍，鹽民七個中了流彈的，三個死了，抓了十一個，我躺在床上，看五十二弟也在那裏，隊長就單抽着五十二弟打，他也不喊，這傢伙倒有一點蠻氣派，他咬着牙根哼不出聲來，到後來說：

「你打好了，我不是方三保，我沒有錢給你！」

過幾天，鹽牙伯又來了，唧唧噥噥的。又放了幾個人出去，鹽還是沒有釋放。

局長那天很高興，因為我着了傷了，拿五塊錢給我。

我心裏想：「大命不死，必有後福」，現在這光景看下去，我當秤手的，真的還有什麼福氣在後頭？

(二十六年二月二十日。)

# 宅地

·宅地·二八

## 任其

好容易找好向陽的廊石，滿想蹲下去晒了個把鐘頭，這樣就不會直打哆嗦，害瘡疾似的。但大老爺送客出來了，却又得站起，垂直兩手，呆在一邊。

我恨恨地掃客人一眼。夠瞧，東洋鬼子呢，鼻脚跟有兩撮像牙刷的烏塗塗的鬚鬚，腳擺呀擺着瞧樣子蠻像公鵝，他是大老爺的熟客人，我怎會不認得。

據說是什麼富士洋行的老闆啦，又同大老爺打什麼好交道吧，談話時老是鬼鬼祟祟地，就像打四下裏掛有無數付的耳朵，要把他們這別人聽不得的秘密聽去了。我老五頂天立地的漢子，只懂得吃飯做事，鬼才作興眼角兒偷瞧，耳朵尖偷聽。可是，今兒心頭說不出很氣，看他們兩顆頭縮在一起，邊走邊唧唧嗾嗾的，像蚊子噪陣，賭氣倒立意要聽聽看到底說是什麼鬼話：

「……武力對付……這你儘可用得着……這一干土貓土狗只配硬來……」

接着他們早趁進前面院子裏，聽不來了。想跟踪出去，再打聽名色來，却給退茶的王旺纏住

「喂，嗅街石的雄狗似的，幹什麼來。」

還擠擠門蟋蟀式的眉頭，擲過一個會意的笑。

「什麼？」

我搭訕着岔開了，王旺却儘有意地攏來：

「等着，有戲瞧，不出三日內。」

這麼着，又引起我的注意了——

「什麼，你說，出什麼新故事呀？」

「哼，灌貓尿的，整日價醉的人事不知，屁也沒給你嗅。同你說，就是賣地的事呀——」

這時，大老爺回轉來了，王旺一眼瞧見，機警地托起茶盤，斬斷了半截話，耗子似地溜開了。

自個兒丟在悶葫蘆裏，險些兒悶死了，看大老爺那胖胖像一匹豬的却得到了啓示。唔，記起

來了：大前天，那和大老爺有同樣發胖的，經紀宅地買賣的「白蟻」陳運和不是上這裏來一趟嗎？

一瞧這傢伙上門，我心裏就不高興。

「老哥，帮忙這一趟，弄得成，起一成送給把你老哥做佣，行不行，哈，哈，哈。」

大老爺說完了話還拍一下陳運和的肩胛，同時亮起嗓子，沒稜角的這麼笑他三聲——只有三聲，這印像還很鮮明地刻在腦幕裏。

還有呢，就是那一晚上，我老婆在上房裏伏侍大太太睡了以後，回來只是傻笑，嘴嘖呀嘖着，津津有味地，像在咀嚼些什麼——

「笑話，一大把年紀了，還同丈夫撒嬌，要這要那。」  
「什麼？」

「遇着那樣有錢的丈夫倒也罷了，要是你，哼，撒嬌有屁用。」

這婆娘變了，話還沒有說清楚，就兜頭砸我一釘，我一氣不理她，她却願意說了：

「大老爺把前街那一地產地賣了，賣價夠高，比買進多賺了千把。這年頭兒頂壞，要賣那麼高價真不容易，然而大老爺却賣着了。據說，要把這些錢，販大宗紅土發筆財，大太太却拗着定要拿一千塊打首飾，躲在大老爺懷里——嘻嘻，有趣。」老婆說着也害羞地笑了。

「後來呢。」

我急于要知道下文，以為後來一定是一個不肯，一個哭了，或是講些「條件」，一千塊飛到大太太手裏去了。我等不及地催着說下去。



「後來大老爺不肯，說現在金價很高不合算，大老爺他自己還辦金出口呢，結果，還是答應她在紅土買賣中搭下一千塊的股。」

這結束太平凡了，我可感不到趣味。整個問題嵌在我腦子裏的，還是在這地產十分落敗的時候，還有那里來的冤桶，肯花一大筆款，高價買進那地道並不怎麼好的宅地。那里除開幾家洋牌館，都是穿在身上，食在肚里，做一天活一天的勞工們的住宅。即使蓋一「里」廣東厝」出租，欠租倒是有，而且別想租的貴。出貴錢買賤地作啥用呢，想，想不通。

晚上，乘便就請教了「十三街保長」王旺。

「冤桶，呸，別瞧，就是東洋鬼子那富士洋行的老闆呀。他們做的還有錯嗎？破麻袋，破銅，破鐵……只是我不要的，他都要。看樣子三寸釘矮的，巧妙倒會想。」

「不說你也不明白，你這酒鬼，同你說吧。前街不是有好幾家洋牌館，地點僻些，營業倒蠻好，那東洋鬼子野心大的，眼看紅了，滿想一網打盡，不惜花本錢買地起蓋。他打算門面比任一家都要大，什麼私當，日仔債，煙館，旅館，賭場……都還要比別家的齊全。」

雲開見月，這才大明大白，原來是這麼一回事。但，王旺的話還沒有完結呢——

「可是，買者願買，賣者願賣，却有人不願意，你道剛才東洋鬼子同大老爺說什麼？」

說什麼，哼，沒頭沒腦的，鬼才知道他們說什麼。多份是說關於販紅土的事吧，武力對付啦，硬來啦……不是打算同緝私隊抬槓嗎？我還記得很清楚，前三個多月的一個大黑夜，大老爺接得報告，這一晚風聲很緊，而貨又和買主說定了明兒交割，只好走搶私的一着。我就親身參與過這一齣的全武行。然而，等我說出我的見解，王旺却不住地獅子搖頭——

「不對，不對，還是不對……」

頭搖呀擺着，我真擔心他那「六斤四」會一不小心地搖擺掉下來了。之後，他就像說書的賣個關子：

「話說我們大老爺貪心不足，把自己的地賣了還可，却把接連着的張家寡婦的一塊空地也連帶送做贈品。當然囉，他沒有明白說賣，寫『四至』時却寫進去了。你說了東洋鬼子這吸血虫，半路拉堆屎，還得包回去製肥田粉，見利如何不貪，樂得大家心裏明白。他的心肝還要大呢，鋪面還要比別家佔出官路兩三尺，走路也不好走，把鄉里激動了公憤，同他說呢，只鼻頭翻呀翻着，給你一個不睬。這麼着，事情可鬧大了，張寡婦以及鄉里們串了夥要告到官裏去，你說，東洋鬼子那無法無天的，衙門裏還怕惹他，告死了有屁用。」

「剛才那東西來了，還不是說關於這會子事，我說大老爺也忒黑心了，倒替東洋鬼子撐腰，

嚇使他硬來，真是教猴綠柱，罪過。」

王旺說着說着嘆口氣，還說：「等着瞧，不出三日內，有戲！」

我也不禁悶在心里，便逕自睡了。

第二天清早，當我正在被窩裏「打五更」呢，忽地外面哄起了一陣嘈雜的聲音，我趕忙起來瞧，嚇，真是戲來了。那前街的一大陣鄉里們攔也攔不及，就「啊」的一聲闖進內宅去，張寡婦也在內，來勢夠凶，照樣子蠻像「打人命」呢！

一把鼻涕，一把眼淚，死了爺娘似的呼天搶地，說什麼要大老爺替他做主，還了她的地，這孤孀夠潑辣呀！

大老爺應付的對，倘若無其事地說：

「我賣我的地，我可沒有賣妳的地，他要佔是他的事，替妳說情還可，要我還地那是那里來的法律。好，你們暫退，只要我說得到，做得到，無有不盡力量之理。不過，那××人仗着國家強，我們政府還讓他三分，軟說還好，要死抵賴他，得明白他們是殺人不眨眼的，那就千千萬萬惹不得。」

大老爺這和氣非常地，向他們點點頭。可是這一夥人還不想走，截住去路，不讓大老爺進去

，定要答應了他們。人縫裏還有誰在罵，什麼漢奸啦，賣國賊啦，走狗啦……放爆竹似的一大串。

看這情景，大老爺只是冷冷地好笑，給他一個愛理不理的樣子，結果，這一夥人沒法只得走了。看他們喪家狗似的低頭喪氣地走出大門外，真是可笑又是可憐，我那時就以最大的聲音笑過。

這一年十二月是「小月」，今兒廿七，後天便是大年夜了。才怪，年關「倒店」倒是有，打落下孩兒盆起就不會聽過見過大年夜新開張的。真是「番」鬼「番」癖，那前街富士洋行的支行就揀這日子展市。當天正午還張羅好幾席的「開店酒」，我們大老爺禮貌顧的週到，特別起床得早趕過去道賀。

老馬請假回鄉過年去了，輪到我今兒當跟隨。一踏進紅磚鋪面的大門，轉到那寫有「姜太公在此，百無禁忌」幾個字的屏風背後，迎上來的便是那東洋鬼子。在同大老爺說了一陣「請，請」「勞駕」之後，竟也和我客套起來——

「老五，今兒『打汽槍』等你『開彩』呢。」

想不到那沒見春天的臉，今兒却綻了笑花。我受寵若驚地，摸一摸口袋，啞啞地——

「過……過年……年……來。」

「好，過年發財。」

他見機行事的替我打圓場，我自己却覺得臉上熱辣辣地不好過。錢老子有你是，皮包裏還攔有十二月的「月工」六塊錢，可是得留下替大二兩個兒子買件新年頭穿的衣服，還要還一些酒店裏的債。

我最關心的是這裏賭場的佈置怎樣，好容易找到隔牆外才找着了。那是一所寬闊的有兩蓋的廣場，讓欄干隔成許多部分。正中是掛「葫蘆巴」的花會場，早上第一次開的是「宋正順」吉利的字。右邊一列是「牌九」，「紅白」，「天地人和」……的所在。左邊呢，打人縫望去，靠近門口那邊便是「打汽槍」了，我覺得這一家的賭法比較公道，「色板」分色很闊，任是轉得更快些，左眼一閉，着，沒有瞄不準的。

「紅！」

「綠！」

「……」

人們發瘋似的，忘了本性地喊出自己的願望，青筋像一條條的蚯蚓爬着纏在額子上。我心裏癢癢地，巴不得湊在瘋狂陣中，押他一注。只是錢呢，摸摸皮包，那是動不得的，已在老婆面前

報過數了，要是有了差錯短少，烏鴉似的整天價刮呀噪着，給大老爺太太聽見就不成事。

還是幹正經事，跟在大老爺身邊去吧，我自己命令自己。像和心愛的人兒訣別了那麼留戀，走了幾步還得車轉身望望，看這一趟是紅的中，綠的中，或者別色的中，看看根據自己經驗來猜度的對不對。

這洋行的建築是一樓一底的，樓上全部劃為旅館，還附有麻雀間——那是高尙的娛樂，不能和呼三喝六，粗人作樂的賭博混在一起的。除逛清唱堂外，大老爺唯一嗜好是又麻雀，也只有這兩樁能挖得出他的腰包。遇着這好場面，賭脾怎的不起，說不定還「叫條」來陪呢。

呀，對啦，我想的沒錯。剛走完梯子，就望見大老爺擡起袖頭，盡用力氣地在抓牌，一隻手還圈在他心愛的小愛寶那水蛇腰上。東街的吳大少恰坐在上手，正毫無顧忌地香靠在身上的什麼「伊姐」的面孔。這情景不尷不尬極了，把我這麼一個老粗，心頭都弄得打祠堂鼓似，嚶，嚶，嚶……決定還是上前好，或者再走下去。

忽地——

「啊……」

「打倒走狗！」

「短命的，絕子絕孫的……」

「狗會的……」

樓下大門外有一陣鼓噪，混雜着女人的哀慘的哭罵。而在衆多聲音中，不時尖起來的是「下南話」的口音：

「幹你拉姆——」

跟手只聽到「砰」的一聲，似乎有誰低微的喊聲「哎唷……」，底下陡的靜寂了，還不及一秒鐘，又有一陣吶喊：

「人命！」

「打倒××狗！」

「打倒東洋鬼子！」

「……」

我呆呆地聽了一會，這一忽才記起關照大老爺要緊。一看他們可抱着縮做一團，身還露在外面，頭倒躲到麻雀棹下去。我看好只有打窗門跳到隔壁人家天臺上好走，就搶上前拉起大老爺，開初他只閉緊兩眼喊救命，告饒似的辯白：

「佔地的……不，不是我……不干我，我的事……」

等到說明是我老五，才像做了惡夢的孩子，驚嚇醒了抱緊爸媽不肯放手——

「老五……老五，怎麼辦，救救我……」

面嚇得像京紙那麼死白，胆真是比螞蟻毛還小。

這時那東洋鬼子却踱上來了，滿臉兇殘的透露殺機的笑，很抱歉地——

「對不起，受驚了，沒有事，那小孤孀忒潑辣，沖老子開張好日子，幹你拉姆，一槍結果了。」  
豬猡的笑，牙齒白巉巉的，像在想吃人。

「那里，那里，謝謝，那，那我得走」。大老爺一心只想跑，這一忽只要誰答應保全他那得留下享福的命，要他跪在地上喊爺爺，他才說不出的願意。

「外面出去不得，還是打牌吧，怕什麼？」

「不，我怕，我，我得走！」

「哈，哈：怕嗎？我已經趕救兵去了，我們在貴地的多得很，拚一拚，不怕！」

主人蠻高興地安慰客人，手像風車地在空氣裏揮動。看看彼此蒼白的面龐，客人們此刻也漸漸地釋然了，我們大老爺還自然地漏出了笑意——



「好，幹死這批狗，我早說了，惹不得……」

牌又在八隻胖胖的手中洗得唏哩嘩喇的响起來了。我惘惘地只記着王旺的話：「等着，有戲瞧，不出三日內。」

外面高起來的又是一陣吶喊，把洗牌的聲音壓低下去了——

「打倒××狗！」

「打倒漢奸！」

「狗日的」

「……」

「砰！」

之後，接着有好幾聲槍响，我想救兵到了……

一九三七，二，二四，福州。

# 革命的故事

佃曉軍

衣領上縫着一個黃銅牌子，雕着一條龍，並不精緻，如果沒有刻眼睛時候，幾條有力的刀痕，簡直不像一個什麼東西。還有兩塊像剛纔一樣大小的銅牌子，分扣在肩的兩邊，這些却不是刻着龍，而是代表着龍的意思：兩個很齊整的字，「大清」。

喝過酒，漲得兩頰通紅的榮九，一股不安的情緒，使他着急。明明白白看見這個使他着急的東西，等待在旁邊；要把它緊握住，握得粉碎。然而，一個時候又覺得幻滅的憂鬱，的懊悔，的悲哀；振動全身，眼睛什麼東西都沒有了，只是灰黑一片，一團濃霧似的，籠蓋着要看見的東西。

在這寬闊的房子西邊的板門，靜靜地移動，每一個動作都恐怕給人看見般的；進來了一個年青的人，眼睛閃爍着勇敢，憤怒，熱情，忠實。同樣地，衣領上也有一個黃銅的牌子，刻着一條龍的。

『我很快樂，榮九！』

這裏在深思的人，抬起頭來，思索的情緒還顯現在眉際。

『你醉了麼？』年青的人，踱着輕快的脚步過來了。

『唔，自由使我醉了！』一個很响亮的回答。接着兩邊的嘴巴都笑了，都是堅決自己意志回樣子。好像大家說：『努力吧！』

經過一陣沉默的時光，熱烈的氣力，充滿了這裏的身體。要發狂了，他們看見心裏的境地，看見要找尋的東西，脚步情不自禁地要跳躍了。血，要外溢了，他們都很堅決地要自己的血向外溢，外溢了，淹沒了民族的毒刺。

『準備好了不是？你的鎗也套進腰袋裏。』

『毒龍要倒了，死了！永遠地在泥土裏腐爛。』

『不錯，二百多年的耻辱！如今，如今要把它踏成碎粉呀！』

『……………』

秋天的天空，碧藍且尙沒有邊際。在黑暗裏，武昌的城牆，移動着兩個影子。

兩個影子，最後停留在一堆黑暗的板屋旁邊。

『誰？站住。』跟在背後那盞半明半滅的馬燈，把幾個充滿了勇氣的臉孔，投在涼寒而悲壯的

夜氣裏。

·革命的故事·一三二

「老周和老史麼？事情怎樣了？我們正等待着哩！」

從兩邊植着低樹的甬道，經過一個掛着「大清帝國警衛隊」的木扁，就是天井。有人談話，這微小的聲音，霎時在步聲音裏沒有了。

「一切預備罷！我很喜歡。自由！哦，自由，我們是自由的驕兒呵！」

榮九再不能把他的熱情從嘴巴咽到肚子裏不說。爲了這一陣眼淚不能夠表現的熱情。他相信只有血，只有赤的血纔能完全放射出來。四邊也有這樣的聲音：

「要自由，漢族要自由！」

「二百多年的恥辱，你的滅亡！你的滅亡降臨了！」

其實，這完全是榮九自己說話。

一刻，同樣掛在衣領上的黃銅的龍牌子，都從這一羣年青拋掉了。臂上都換上了一塊寫着：「漢」字的白布。好像幾百個火把，在黑漆漆的夜裏分佈着一塊一塊光亮的影子。

這個是什麼都沒有恐懼的時光，十月的天氣夠使人那樣輕適的。他們都想這是應該決鬥的時候了，和民族的毒刺決鬥，是光榮，是滿足，是值得毫不可惜把血去救醒在地獄裏的人民的事。

榮九當衆把繡着龍的布旗扯得粉碎。他覺得應該這樣做，他沒有受誰的指使。只實行內心的衝動。

「誰是怕死的！退後罷！」

他在人叢裏高叫着。對着武昌高而且厚的城牆，誰都挺了胸膛，表示他們的堅決，他們有信心，這城牆在眼睛裏實在太渺小，因為心裏熱血，使他們知道爲民族的奮鬥，是偉大於一切的。

「這個舉義，爲了中華民國。這是自由。爲了要洗滌乾淨每人二百多年的恥辱，只要向前。我們不是貪生怕死的懦夫呀！我們不願做奴隸！血！是我們的，爲了自由而流血罷！再沒有第二個的黑夜了，記着：我們是民族的太陽，現在從東方起來！起來！……」

跟着一陣喊聲，一個夏天的閃電似的，武昌的城牆像樹葉一樣的振動了。

「喂，怕死的！退後罷！」

「不！這裏只有向前進的人。」

城樓的守兵驚醒了。很小心地把自己的性命躲藏起來。

榮九握着他所着急的情緒，這是一件使他想到復仇去的東西。現在，他復仇去了，民族復仇的炮烟裏，他把彈子放進鎗膛去，幾十條不顧生命的猛虎。一會兒，都齊集在爲炮火所損壞了的

城樓上了。他們會想到古時候漢族英雄來。像孩子的天真，的爛漫，在滿清士兵的身體上跳躍。武昌城裏冒着濃烟。榮九聽着前邊叫喊：

『新軍接應了。』

炮彈連珠似的响聲，是他們的戰鼓，的進行曲，的開路前鋒。

武昌城在青天白日旗飄動裏。

許多人都懷着榮九一樣的那顆心。慚愧的情緒使他們更勇敢，更熱烈，更忠實。因為他們都希望多一條傷痕，爲了自由所受的傷痕呢。

『聽說四川的滿清耗子打從四處來啦！』有人對榮九說。

『很好的，們他回來了，我的血可以找尋着代價啦！』

『他媽的，回來嗎？我要多幾個光榮的傷痕呵！』

『……………』

許許多人都搶着說話。鎗在手裏發熱。槍刺上血凝結着深赤色的一塊。這是他們的勳章，的獎狀，的光榮，高掛在胸膛上的。

新軍的銅鼓，從來沒有那樣壯偉的響聲。現在放對每個戰士的耳朵裏了。

從黃鶴樓那邊來的人說：

『漢口也飄着青天白日旗了！』

『漢陽呢？』一陣着急的聲音。

『也有了！』

『還要努力！中華的壯士！你們的血，你們的力，還要準備起來。世界上還有許許多多和滿清一樣，要我們推翻的事情呢。』

榮九握緊他的利刀，那清白的閃光，使每個眼睛注意着。

十月的天空，一片青，一片白，太陽高升了。長江旁邊，赤血在每一顆沙土上。

（二十六年，二月，二十日。福州。）

# 自由

(A·普式庚原作)

·自由·一三六

葉可根譯

脆弱的「愛」與「美」的女神呀！

消逝吧，由視界消逝吧！

雷神般兇猛的自由底歌手呀！

你在那兒呢？

來吧，來撕毀我這花冠吧，

搗碎這甜蜜蜜的豎琴吧——

我向世界歌唱自由；

我要排斥···的惡魔。

在神聖的災禍當中；

你會貢獻壯勇的讚歌，



請把傲慢的哥爾人貧賤的遺物

指示給我吧。

輕浮的「運命之子」——世上的暴君們喲！

你戰慄起來多好！

匍匐在地上的奴隸們喲！

鼓起勇氣一齊站立吧！

啊啊！無論你眺望那一方

到處都有鞭笞和刀劍和

沾染着污辱的法的枷鎖和

爲了壓制而號泣的弱者底波浪……

到處那不正的權力，

在偏見的黑闇中爬動者，

天才匿沒於地中

光榮也衰萎了。

僅有那站立在民衆上面的帝王底頭上，

不曾掛有「苦惱之雲」，

那裏神聖的自由

與強力的法緊握着手，

建築着堅牢的城壁，

握在忠義的市民手上的刀劍，

無差別地同樣高低地，

把民衆的腦袋削平——

假若誰敢違抗而伸出頭頸，

那報酬的刀劍便立刻落下來，

衣袖下的和威嚇的豪語，

在那裏是統統不能使用的，

主權者喲！賦與你的．．和．．的

是法——那不是自然的世界。

你是站立在民衆頭上的

然而，法也常存于你的頭上，

當法陷於睡眠之中的時候，

民衆或．．

得任意左右着法的．

那裏便有民衆的嘆息了！

承繼父祖的背後在暴風雨中，

跟隨了．．

糊塗蟲的殉教者喲！

我將喚你做證人了。

在不曾發聲的小孩子眼前，

路易登上「王者之座」了，

被迫着···的路易，

被混身血跡的逆賊義羅真追迫了，

法沉默了——民衆靜寂了，

邪惡的刀斧被打落了……

然後那被枷鎖箍往着的哥爾人頭上，

飄揚着新新的惡虐的···底旗幟。

專制的兇徒拿破崙！

我憎恨你，和你的王位，

我都以歡悅的眼睛來眺望：

你的破滅，你的子孫們的滅亡。

大家在你的額上，  
讀出民衆的咀咒底烙印，  
你是世界的恐怖！宇宙的恥辱！  
你是在地上侮辱了上帝的。

在暗黑的涅巴河上面，  
閃爍着深夜的星光，  
當不知憂愁的人們，  
安樂夢遊睡鄉的時候，  
沉思着的詩人  
在黑闇中沉睡着了。

眺望荒蕪的暴君的殘蹟  
拋棄於「亡却之淵」的宮殿——

在那恐怖的城壁影下

聽那恐怖的「歷史之神」的聲息。

卡里格拉臨終的情狀，

明顯地浮動在眼前，

佩了肩章和肩綬，

沉醉在酒與憎惡之中，

刺客們偷偷地溜進來，

雖然裝着無事的臉色，內心却戰戰兢兢地。

不忠的衛兵默着任他通過，

吊橋也無聲地下落了，

被金錢收買的反逆者，

在黑暗之中打開了城門……

呵呵！是如何的恐怖而可恥啊！

親衛兵們如野獸般狂奔進來了，  
可恥的刀劍被打落了，  
邪惡的……也被打落了，

呵呵！……喲！現在也是一樣的——

無論什麼刑罰或報酬，  
牢獄或祭壇，

決不再守衛你的身子了。

倒不如在嚴正的法前

恭敬地跪着吧，

民衆的自由和安寧，

那才是……永遠的護衛吧。

(廿六·二·廿四·譯畢)

# 中譯普式庚作品編目

· 中譯普式庚作品編目 · 一四四

——為普式庚百忌作——

## 詩歌

一 勺

給詩人

孫依我譯

文學周報

四卷十九期

一九二七年

無題

全右

全右

一朵花

全右

全右

詩四首

孫用

譯文

二卷一期

一九三五

普希金詩抄

蒲風  
葉可根

文學

八卷二期

一九三七

三泉

冬夜

給普斯真

豫感

阿里思

詩一首

陳君涵

申報

文藝專刊

一九三七

冬天的道路

全右

光明

二卷五號

一九三七

戀歌

孟十還

大公報

「文藝」副刊

一九三七



阿拉克赤益天伯爵 雷石榆 小民報 「新村」副刊 一九三七

給開倫夫人 全右 全右 立報

哥薩克 孟十還 立報 「言林」副刊 一九三七

獻給十二月黨 李又燃 全右

奧涅金 融 毅 時事類編 五卷四期 一九三七

普希金詩抄一 艾昂甫 新詩 第五號 一九三七

先知 毒樹 三姊妹

普希金詩抄二 李文望 全右

夜 夜鶯

普希金詩抄三 木子 全右

詩章 報西伯利亞

普希金詩歌選譯 張君川 中蘇文化 二卷二期 一九七三

羅曼司 玫瑰 度曲人 自由 農村 女水仙 黑圍巾 我已經過多少次想望 誰見到那地方那兒自然的華美

小鳥 夜 魔鬼 巴爾琪薩拉宮之水泉 光榮的想望 給克林 風暴 冬夜 先知 冬日的路上 夜鶯 仙子

· 中譯普式庚作品編目 · 一四五

阿里蓋 詩人 護符 保護我，我的旅行 回憶 預感 安察爾 莫要唱了，我的美人，在我之前 花朶 高加索

加茲白克僧院 崩落 冬日之晨 我愛過你 頓河 回答 致詩人 鬼怪 哀歌 最後一次冒我險對你親愛的姿首

爲了遙遠的故鄉的岸邊 東方遊民 誓詞 回聲 紀念冊 秋 烏雲那一位上帝使他歸還到我這裏 我，貧乏

致藝術家 從樹上落下了叛徒的學生 世上的當權者 父親隱士，妻子純潔 紀念自己

試譯普希金詩四首 張西曼 中蘇文化 二卷二期 一九三七

致查阿·達西夫 致巴赫威沙拉宮的噴泉 致西伯利亞 八節詩

囚人 宗 羣 中蘇文化 二卷二期 一九三七

普希金詩六首 張西曼 世界文化 一卷七期 一九三七

司天喀·拉斤歌三首 仝右 仝右

統架之歌及其他 孫用 譯文 新二卷六期 一九三七

吉卜西及其他 劉盛亞 仝右

播種者 小騎士 福建民報 「小園林」副刊 一九三七

時候到了 仝右 仝右

詩 劇

石客

耿濟之

文學

八卷一期

一九三七

童話

毒皇后

馮省三

文學周報

一三〇期

一九三七

漁夫與魚的故事

克夫

譯文

新二卷一期

一九三六

牧師及其工役  
巴而達故事

仝右

中學生

七二期

一九三七

金雞的故事

孟十還

新少年

三卷三期

一九三七

長篇小說

甲必丹之女

安壽頤

單行本

商務版

一九二一

中篇小說

杜布羅夫斯基

立波

單本行

生活版

一九三七

杜勃洛夫斯基

孟十還

譯文

新二卷六期

一九三七

短篇小說

普希金小說集

趙誠文

單本行

亞東版

一九二四

假農女 射擊

風雪 郭留與羅村的歷史

棺材匠

奚勒得沙里

情盜

鏢形的王后紙牌

一個驛站的站長

· 中譯普式庚作品編目 · 一四七

一個莊主的女兒

仲持

近代俄國小說集

商務版

喪事承辦人

愈之

全右

莫薩特與沙萊里

鄭振鐸

小說月報

十二卷增刊

一九二一

波希米人

黎烈文

譯文

一卷二期

一九三四

射擊

孟十還

全右

二卷一期

一九三五

鐘形皇后

全右

全右

二卷四期

一九三五

棺材商人

羅世彌

全右

終刊號

一九三五

風雪

孟十還

全右

新一卷一期

一九三六

驛長

陳占元

全右

郭洛亨諾村的歷史

孟十還

全右

新一卷一期

一九三六

埃及之夜

陳冥

全右

基爾德沙里

孟十還

全右

新一卷四期

一九三六

故事底開始(兩則)

全右

大公報

「文藝」副刊

一九三七

鄉村

勞曼

譯文

新一卷六期

一九三七

我底家譜	藺亭	全右		
強盜兄弟	蒙沙	全右		
彼得大帝的黑奴	李蘭	中蘇文化	二卷二期	一九三七
舊事	孟十還	新少年	三卷三號	一九三七
劇				
波利斯·哥東諾夫	楊騷	中蘇文化	二卷二期	一九三七
合集				
普式庚研究下編				
小說五篇：				
波希米人	黎烈文	單行本	生活版	一九三七
鏗形皇后	孟十還			
棺材商人	羅世彌			
驛長	陳占元			
射擊	孟十還			

詩三首：

孫用

童話詩：漁夫與漁的故事

克夫

· 中譯普式庚作品編目 · 一五〇

附記：

限于個人的時間與能力，這一編目的遺漏與錯誤是難免，希望讀者見及，即來函訂正，以便遺補及更正。

一九三七年二月十日于福州



A. 普式庚像

P. Konchalovsky 作

# 剷滅不了我們的靈魂

雷石榆

罪惡的狂濤，

翻不動真理的砥柱，

人類的惡魔呵！

你要我們屈服嗎？

我們的腰骨不能再彎曲了，

我們要挺出胸膛，

我們不領教毒瓦斯的新式聖書，

（你們殖民地的課本）

我們不敢傾聽你「親善」的說教，

（你們大陸政策的撒嬌）

我們要用——



正確的標語

尖銳的口號

雷鳴的吶喊

聯合的反抗

一致的行動

堅決的鬥爭……

用全民族各階級層的頭顱，

砌成堅強的戰壘；

漢奸以外的人民底血，

都是從最前線通到最後線的電流，

腦髓是最精練的理智的發電所，

牠擁抱着永遠奔騰的心臟的瀑布，

即使一個單位的損傷，

也會更加迫激全體運轉的速率。

我們有最舊也有最新的武器，

(從落後的標槍而至摩登的機械)

我們有最軟也有最硬的戰術，

(一切文化和武力的總攻)

我們先天帶來跟你們拚命的使命，

我們有了常識便知你們是我們的敵人，

侵畧！

壓迫！

殘殺！……

爲我們印下了

最鮮明

最緊張

最強烈

最堅忍的

——民族解放鬥爭的教程。

人類的惡魔啊！

抱着舊世界跳舞的骷髏啊！

破壞真正和平的兇徒啊！

你們要獨占或再分割我們的土地！

你們要直接的奴隸我們！

而且還要斬草除根的剿滅我們嗎？

我們不像你們的忠實走卒，

我們不像向你們搖尾獻媚的漢奸，

我們是有正義的靈魂的，

直至肉體的粉碎，

那靈魂依然是你們的對頭，

我們的靈魂動員着我們的肉體，

無論怎麼也剿滅不了我們的靈魂！

# 大演習之晨

蕉  
風

馬蹄緊緊陷着深印，  
負槍的敵將，  
送走西直門外的灰黑，  
老者！你可憐的奴隸，  
清早還不滅隔夜的燈。  
顫着這一燈心火，  
探照這古城的寂寞嗎？  
不提防是先鋒的刺刀尖，  
你不該喃喃的怨歎，  
睜緊了目，不看  
這走馬似形形色色的故都，

你的幽靈訴盡了冤，

皇陵已喚不起舊時的權威，

金闕流丹藏有

中華民族橢圓形的夢，

這裏盡是黃塵血腥，

一片哭聲淒然落在晨風裏。

起來吧！殺不盡的奴隸，

爲着生存吹起集合的號角；

請歌頌血的光明，

禮讚砍頭的藝術。

# 狗

荑 石

胡貴西他現在當了警察。

一提起警察，嚇那是多抖呀！別的都不用說，就是穿着那一套全黑的制服，外面罩上了一件皮領的大衣；腿上一股兒白的綁帶，腰際還奇里古怪的掛着一把小劍子；一雙皮鞋走起路來就那末的咕呀咯着，什麼都夠神氣。還有，眼睛彷彿長在額頭上，管你什麼人，連個正眼也不瞧的——才了不起。

而現存胡貴西幹的就是這末一着。

胡貴西再用不着整天價愁東苦西啦！往常，額皮至少總得結成千成百的肉結子；眉毛呢，就彷彿永遠的抹着一大重的糊漿，緊緊的被黏在一起。可是，現在就不然啦，額頭上頂光燙，潤得多了；似乎他的年齡在這幾天之內減了一二十歲，隔壁的拐老頭還來了這一下——

「胡貴西，你的額頭發了紅光啦！該走運呢！」

「唏，唏，吹牛！」

事實，心裏早就樂透頂了。不過，說是這末說的，當警察的雖夠威風；可是，叫人氣死的地方就也多，譬如那隊長——

唉！說起隊長，就叫胡貴西要氣死。你說，那一付裝他媽的狗樣子，多末神氣！一雙鬥雞眼，會攝人精靈似的老是釘着人。還有：塌鼻子，塌得夠利害，越襯着嘴巴的凸出。兩邊腮巴呢，頂瘦；恰似兩頰上沒有長着肉，就在那裏開了兩個窟窿一般的。這末一來，整個的腦袋就上重下輕，裝在那頸子上面不大便當。

生得醜，原算不得什麼。頂討厭的還是那張嘴，沒時沒刻的總是愛罵人，說得好聽——什麼訓話。胡貴西算算，到這裏還沒上十天，已經訓了六七次話。訓他媽的，總是那末不志氣的話——

「……比方說：××人，你們應該對他們要加倍客氣才是。因為他們現在是跟我們要好的。……總之，無論他們幹的什麼，全不准你們管。即使：……聽見了沒有？……」

一次，兩次，以至無數次，總是這末的幾句。爲什麼會這般沒志氣呢？還虧他有臉孔見人。然而，世間道理想不透的真多。說現在吧！那批鬼子在我們的地方上，什麼勾當都幹。譬如，大的開煙館，賭場；小的呢，在街打上人，摸女人的奶子，吃飯不給錢，通通幹得來，真是說

也說不清。這點，老百姓也許管不着；可是，當警察的怎麼也管不了呢？你說，這還不是他媽的狗道理。

隊長還這末的說過呢——

「要是你們有意要惹××人的話，我立刻給你滾蛋。」

算了吧。要吃飯就得不管鬼子的事。手指拗不過拳頭，隊長的話總得聽從，沒有道理說，橫豎隊長說的就是道理。

不過，有話總不能不說。晚上，胡貴西一瞧着陳振方，就冲着他問：

「振方，你說，隊長爲什麼會那末怕鬼子呀？」

「誰曉得？」

叫做陳振方的那是一個瘦個子，有一雙尖銳的眼睛和一張伶俐的口齒的。——他和胡貴西是住在一塊。每次，對胡貴西的話，陳振方總是冷冷的答覆。

接着，又是——

「老實說，咱們就不要多管這些事……」

「爲什麼呢？」



「咱們的政府都怕他鬼子，何況一個警察隊的隊長？」

陳振方重重的吐了一口長長的氣。彷彿他這口氣是已經蘊存了好久似的，這下子難得痛快的吐了一下。要不然，胡貴西想，也許這口氣會擠破了他的肚子。

之後，胡貴西跟陳振方要好起來了。陳振方告訴過胡貴西，關於他自己的事——諸如：他是關外人。他怎末從關外逃到關內，怎末會來當警察，通一一二二的說了。最終，他還肯定的告訴胡貴西：

「咱們現在過的是狗般的生活啊！」

那麼樣的傻口氣，叫胡貴西怔了一下。

「什麼，狗般的生活？真有你說的。」

「不信，你就瞧瞧着吧！有好多的事情，叫狗去幹也許牠都不去；可是，我們也要幹……」  
「嗯！」

好似陳振方的話就值得這末一下去相信他。

時間過得真快，像溜冰場裏溜冰的那末一樣快。溜呀溜的，從夏天就溜到秋天了。

一天早上。

北國的九月天氣，西風怪冷冽的，在大清早里直叫人在被窩裏捨不得一骨碌的爬起，隊里的弟兄們都還在睡着。

忽的，外面的銅笛叫了起來。那尖利的聲音，給風一帶，好似四方八面都佈滿了，叫得人家的耳朵感到發麻。

陳振方跟胡貴西全在睡夢中驚醒了。

「啥事情呀？」胡貴西問。

陳振方沒應。胡亂地穿好了衣服，繫了綁腿，大家就跑到操場上來。

胡貴西一眼就瞧到隊長站在司令台上。今天，他的臉孔繃得怪難看，簡直和一條瘋狂的狗似的。

隊長很簡單的說了幾句；不知怎的，他今天說話的聲音特別大——胡貴西很担心隊長的嘎嗓子會叫破。

「今天是九一八紀念日。說不定那班不安份的學生會到處搗亂。所以今天要特別戒嚴，阻止他們越軌的行動。……」

隊長說着，不時，還揮着右手。

這當然又是一種想不通的道理。九一八，這多沉痛的日子，你說胡貴西傻，他却曉得這是什麼一個日子——是不是會叫每個人都要流淚的日子。至於學生搗亂不搗亂，胡貴西倒不曉得；不過，隊長說的話總要服從。

搶險似的用過了早餐就出發了。

奇怪呢，今天除了每個人要帶一把大刀外，還有幾個弟兄還拿着什麼水龍頭一類的傢伙。幹嗎用這個呢，胡貴西想問陳振方；可是，陳振方沒跟他站在一起。於是，胡貴西只把這個問題暫時擱在腦子裏。

街頭，靜悄悄的，彷彿連一條狗也嚇得不敢隨便亂跑。到了指定的地點大夥兒便分開了。

胡貴西被指定站在一條胡同口。

不知是過了二點鐘，還是三點鐘——總之很久很久，第一班裏有那個弟兄嚷着：

「媽的。遊行的隊伍到了呢！」

這邊，隊長像一條狼犬般的一個箭步跳到了街心，對着那邊無數的人頭，老遠的就喊着：

「退後，不准前進。」

沒靈驗，那邊隊伍還是前進。我們每個的耳鼓都震動着人山人海的呼聲，像夏天裏帶來了暴

雷。

「打倒××帝國主義！」

「收回失地！」

「打倒漢奸！」

「歡迎武裝同志加入示威遊行！」

「全國人民起來從事救亡工作！」

那邊隊伍的行進，越近越近了。驀地停了，準是看到了我們這邊的弟兄。於是，從那邊隊伍裏出來了兩個穿着藍布袴子的學生——樣子像代表。

「你們爲什麼阻止我們的遊行？」

隊長冷笑了幾聲，把鬥雞眼吊成了三角眼。

「什麼，上頭的命令？」

靠着左邊的那個學生衝前了一步，就這末七成演說三成教訓的對隊長說：

「你們要曉得，七年前的今日，我們失去了我們的東三省；而且就由這一天起，無數親愛的同胞便在過着那可憐的奴隸般的生活。所以，我們應該要來紀念這個可悲哀的日子。……」

跟着，後面又是雷般的呼聲震盪着。

「歡迎武裝同志加入示威遊行！」

胡貴西心裏想，不錯，這些話一點也沒錯；管你隊長多麼心狠，總不能沒有一些良心啊！媽的，哪裏曉得：

「不。說不准你們前進就是不准你前進。別囉唆，誰聽你們的話……」  
隊長的話沒說完，那邊隊伍裏就叫起來了。

「不要跟這沒人心的狗多說。我們衝，我們前進。」

一大隊就衝過來了。

就這時候，隊長忽然舉起了指揮刀，裂着嘴巴，咆哮似的叫：

「射……開水龍頭……快……」

於是，從第二班的弟兄當中飛過去了幾條毒蛇似的白練。胡貴西的心裏，像給誰打了一拳的那末難受，他才恍然的認識帶水龍頭還是這末一個用處。

那邊隊伍沒有退。給水射倒的，起來還是衝，前仆後繼，像一座長城，散了又擁着過來。

就這末混亂着許多時間，那些赤手空拳的。學生的隊伍，終於漸漸的給衝散向後退了。

隊長瘦削的臉孔上，掛上幾痕微笑。

「追上去。抓住搗亂的份子。」

弟兄們便風捲也似的追了過去。

胡貴西呢，他沒追。他的兩腳不知怎的麻木了起來，抬不起似的，半步也移不開。可是，糟就在這里，一聲麼喝——

「胡貴西，你怎麼不追，一個人呆站在這兒幹嗎？」

胡貴西轉過身來。立刻一付難看的臉孔便映上眼簾——一雙鬥雞眼，塌鼻子，凸嘴巴。眼珠子暴着像哈叭，沒歇沒停的視像掛在胡貴西的臉上。

胡貴西垂下了頭。

「唔，沒有怎麼。」

「還不追上前去。真是狗東西」

胡貴西心里十分氣惱，可是沒法，只好拔起兩隻腿向前趕去。

拐個灣，胡貴西一眼便瞧到好多弟兄跟學生們在搏鬥。白的大刀，閃過後，便有一陣紅的血噴將出來，悲慘的呼聲，在沉悶的空氣撞擊着。

忽的，胡貴西不知想起了什麼，一箭步的也衝到了前面。他手裏的大刀竟也不自覺的揮了出去。

「吱啍」

只這末一聲，胡貴西發覺了一個年青的學生在他的身旁倒了下去。在被砍者的臂上，塗滿了紅的血跡，像把紅墨水潑過了一樣。

「哎……」

胡貴西活似剛做了一場夢，霎的醒了起來。他全身戰慄着，像患了瘧疾病一樣，四肢狠命的抖索着。

同時，胡貴西的心頭上，恰似有無數人在那裏用無數萬條的粗索絞着。他不能說什麼，只像一條木椿般的插在那裏。

那個學生大概痛得很利害，在路上沒命的輾來輾去。口裏還不住的呻吟着。

猛的，胡貴西把身子跪了下去，慢慢的把那個受傷的學生抱了起來，輕輕的撫着他。

「先生，你，怎麼啦！」

沒應，只把兩條尖刻的視線釘着胡貴西；顯明地，那兩個眼眶裏充滿了憤恨和仇視。

胡貴西慚愧的俯下頭。

沉默。

好久好久，那個學生才繼續的吐出幾個字。

「好，你把我砍死了吧！」

接着，暴起了眼睛，衝着胡貴西問：

「我問你，你是不是中國人！爲什麼中國人要用殘酷的方法對付中國人？你，你難道情願做

亡國奴嗎？……唉……中國怎麼不會亡呢……」

你說，胡貴西這時還能說些什麼。他追悔，他只能用哀嘎的嗓子請求似的說。

「先生，我知道我的罪惡，請，請你原諒我，饒恕我吧！」

「嗯……」

血還流得利害。不時從那個學生的臂部擠了出來。胡貴西不知所措的只看着他。

先前的那末多弟兄都不知跑到哪去了。附近的地方內，只剩下了胡貴西倆。

這當兒，剛好陳振方從那邊大路上轉了過來。胡貴西趕着提起嗓子喊：

「振方，這邊來。」



怎麼？貴西。這位是誰？」

陳振方過來後這末問着，還把眼光在那個學生身上掃了一下。

「振方，我做了錯事。我，我把這位先生砍傷了。」

陳振方沒說什麼。不過，他的兩邊眉毛鎖得很緊，顯然他也有點痛苦。

「振方。現在怎麼辦？」

遲疑了一會，振方說：

「把他送到醫院去吧。」

「醫院去？！，唔，好極了。不過，要是碰到了隊長……」

「怕什麼呢，媽的」，

振方今天的樣子很怪。這末決定後，三個人便緩緩的轉到那條小胡同去——他們在避免着碰到了隊長。

可是，糟就在這里。他們正要拐灣，忽的，一張菜色的面孔子映在他們的眼前：鬥雞眼，塌鼻子，凸出的嘴巴，不是隊長還是誰。

「哪裏去！」

露出一排醬色的牙床。

「唔，沒有……」

胡貴西的身子又抖起來。可是，陳振方却壯着胆子說：

「隊長，這位先生傷得很重，恐怕有生命的危險，所以我們想把他送到醫院去……」

「什麼？送到醫院去？誰出的主意。」

沒等陳振方說完，隊長就變了面孔。

「混賬的東西，你們就可以主意嗎？」

陳振方橫了隊長一眼，却跟着說：

「不過，隊長，救命不是更要緊嗎？」

「什麼，你多說！」

隊長的視線在那個學生的面上，巡視了好一刻，忽然像發現了什麼寶貝似的；他狠命拉着兩邊腮巴，冷笑着說：

「哈，哈！你還不是××大學的代表？我早就知道你是個不安份的東西。哈，哈！」  
接着，看了陳振方一下，說：

「好。好。你們把他押到警署去。」

什麼？受了傷還得押到警署去。胡貴西彷彿覺得天地都倒翻了過來；一切什麼都變了。

陳振方呢，却像煞有所思的想起了什麼，忽地說：

「好。隊長，就是我把他押去吧！」

媽的，一個人的心情真難捉摸。胡貴西想不到陳振方怎麼會說這句話。他只好眼睜睜的看

着陳振方把那學生押走。

到了太陽快正的時候，胡貴西回到隊里來。

他一脚剛跨進了自己的寢室，跟着一眼便瞧到了陳振方正在網着他自己的鋪蓋：

胡貴西錯愕地叫了起來。

「振方，你，你怎麼了。」

「沒有怎末，我想不幹，走了！」

陳振方漫然的應着，毫無介意的樣子。

「爲了什麼？」

「貴西，告訴你吧！早晨。我就騙着隊長，我暗暗的把那個學生就送到醫院去了，假如我不

走，等下隊長回來，怎麼辦呢，所以我只好不幹，溜他大吉，而且我老早就想離開了這里，我絕不能再受這種刺激啊！……」

陳振方說着，就這末的在房子裏踱起方步來。

胡貴西呢，他的喉頭裏像塞了棉花，一句話也說不出。心裏是難過極了。過了一會，忽的，陳振方拍着胡貴西，猶笑了起來。那末突然，倒叫胡貴西嚇了一跳。

「貴西。我很快樂，我慶幸我即刻便要脫離了這狗的生活，狗的職務了，我也希望你，在最近的時間內，也能夠像我一般的走了，咱們有的是力氣，是血，那一地方找不到一口飯吃……朋友，覺悟吧！我走了！」

說着，提起一隻小皮箱，便悄悄的溜出門外了。

望着這朋友的背影，胡貴西似癱軟了般倚在椅上爬不起來。……

一九三七，二，十，五·福州。

# 記事兩則

秀子

· 記事兩則 · 一七二

## 一· 關城

早些日子城垛上插過青布大旗，一切全跟着旗子變了顏色哪。這是迅速得僅僅只一眨眼的事，但留下來的却是永遠不泯滅的痛苦，死亡，和耻辱！

警察大隊安全的開回來了。小洋號達卜達卜地響過平原，響過山坡，挺有勁地在空曠的四圍散蕩着水紋似的音波，隊伍像一條結實的長蛇般蜿蜒行進。

整齊而且莊嚴。石子路發着沙沙，沙沙沙的聲音。但，許多地方這完整却又讓一二不經意的阻礙給暫時破壞了，譬如腳底下小丘般堆疊着一堆破爛衣物，或者一隻箱籠，都使得這隊伍所有的單純敏捷突然變成散亂，變成遲滯。但這是沒辦法的，大夥兒只有用操場上的經驗留意着調換自己的脚步。有些人放在心上埋怨：「他媽的，這一回又糟躉得夠瞧！」

米倉空了，每一家反鎖的大門全被撞開了。即使藏得最嚴密或不應讓人看到的屬於女人們污

穢的衣褲，也曝露了出來，一切全沒顧忌的滿街拋着，滿溝拋着。這光景，正像撤過酒席後的場合，污濁，尷尬，無法下手收拾。

警察大隊回駐縣公署前面一列矮屋裡了。十幾頂烏鴉似的轎子落下來，在紛亂的周圍，沒秩序地排列着。每一頂轎後都繫了一些包袱箱籠，沉甸甸的，望着頂耀眼。縣長的光濯濯禿頭，也成爲一個耀眼的對象閃動在冰涼的晨風中了。

「哦，完了，什麼都掃光，連孩子的小衣褲也不留。」

一個蓬着頭髮的中年婦人尖聲的喊着，從自己屋裏像挨了一條棍子般躡出來，望着結成大隊子回來的人，哇的哭啦。

「有什麼方法，眼淚救不活這份損失的。好在幾間屋不是還沒有讓他們燒掉麼……。」是知足的又是歷積着頂大委曲的說話。

縣長在大坪前下轎，望望馬糞堆似的一羣羣流民，不耐煩的搖擺禿頭，接着便在人叢中搥呀搥的消逝在照牆裏面了。

縣長一走，街道上便即刻開始了頂大的紊亂。人與人廝打，一些原來拋在街面的物件被踢跌着，擲擊着，甚至於十幾個人圍攻和搶奪着。「我的，是我的，你這土匪坯子、搶？」

警察大隊散開了。黃澄澄的制服夾在馬糞堆裏亂躡，尖叫。在維持秩序的光明態度下，大夥兒全沒放鬆這一「發點洋財」的機會。

日子不安定的轉着。天灰灰的，一直沒有太陽。

一切慢慢的恢復原來狀態，空竈也冒開輕裊裊的黃煙了。

一個消息突然又爆開來：

「關城呀，關城呀！」像無數激浪登時在全城翻滾着，震撼着。人們重覆帶了驚惶，闖出來啦。

「什麼，又來了麼……。」

「爲什麼這回沒趕早退出去，準備和土匪開火麼？」

可是，這懷疑，很快的便給結扣似的一個個打開了。沒有土匪，沒有戰爭，關城，抵禦的是從東區來的災民呀。

東區的火燃燒了一天兩夜……。

「求求當官，讓我們進裏去。我們是良民呀！」

警察大隊這一回上城了。城外，全是尷尬的難民，一堆堆，像爛泥。

城門緊關着。城壕上飛動鮮明的大旗。

關在城外的人，嘆息着倒下來，或者哭泣着爬過山坡，爬往遠遠的方向。天，陰沉沉，每個人的臉，也一直是陰沉沉的。

## 二· 簞食壺漿

堡子裏新增了四桿洋鎗，一支怪生生的盒子砲。

大約新的武器使這座村鎮突然充實起來，或者簡直是驚擾吧，人潮在小街上，褐色的曠場上不停歇交流着，擁擠着，這是一件異樣的景象，平常不容易見到的；但，這異樣，却顯然在擴大着，連牲畜都很快的受了影响了，譬如鷄犬之類，這一天就特別叫囂得厲害。

莫名其妙的話，一點瞧不出出發點的在四處投送着。等於在人心裏，增加了無數顆細碎的堅硬的石子。

「這是辦匪案的……」

「村裏的人都有干係。」

「……。」



「村長扣起來麼，要村長說那一戶有多少米，多少人口麼？」

人們懸揣着。心全提到嗓子間，這些話，像包藏了頂多的惡意和不祥。

似乎是老模樣，有些人記得挨戶派「烏單」時也先調查人口，也先佔領區辦事處，可是；又不盡然。那裏有那麼大的時候呢，而且，來人的服裝上，氣派上，也都找不出像壞傢伙的證據。

區辦事處大埕上黑黝黝的全是人的海，頭的海。

太陽凝然不動的從頭頂一條直綫洒下來，晴空靜朗得一絲雲翳也不會讓人看見。村長像從肩膀才卸下一副担子還沒有歇過重壓似的，喘吁吁的竄出來，滿頭滿臉，滾動着汗珠。

村長把屋子裏幾個鐘頭的計劃，全告給大夥兒了。那是相當精細的，每次都重覆地說上二三四遍，然後：「聽明白了沒有，每家兩棹飯菜，大戶有大戶的辦法，頂平均呀。」

大堆子人，立即明白來的是一些前站的人員，下午便有一團軍隊從這經過的事情了。孩子跳躍着，感到這日子有趣，不比尋常，可是，全鄉村的漢子們，却更顯得像被什麼緊壓住的沉鬱了。兩棹飯菜，嚇，只有村長才辦得起來呀，人們把先前的焦灼，改變為抱怨村長了。

一個巨大的心臟在抖動……

但，大夥兒並沒有忘記四桿洋槍，一支盒子砲，那是只要安上了彈就答！答！答！隨着聲音

會在我面前展開一幅血的圖畫的。娘兒們眼睛全紅着哪，望望米缸，真給洗刷了還乾淨，存下的好幾隻的雞蛋，也逼得下鍋了。怎麼辦，反正儘着一家家的力來喂養。不辦那成，村長就說過誰敢得罪那麼多的一團兵，這是一件大事哪！

傍晚。遠遠的穿進山路穿過麥場傳來一陣號聲，接着是六七頂轎子和好幾十匹大馬。堡子外面鞭炮燃着了，連珠似的響着，在地下滾擊着。小街兩邊全站滿了爺們，靜靜地。鼓着焦急的大眼睛。

大祠堂做了臨時衙門。

飯菜從每一家挑到祠堂門口……團長笑開了，「那裏行，太擾了貴管了吧。那裏行。」但，團長的態度却有點别扭，而且，那晚上，前站副官粗聲粗氣告訴村長，團長對這一次辦的飯菜太那個，那個什麼，副官做了一付苦臉。

縣城的報紙，過兩天用着特號大字，登載：「某團所到之處，人民箠食壺漿以迎……。」

# 癰

(集體報告)

## 一·私當

問 蒼

『×天信洋行收買古物商』

一面木牌子，顯着奸邪的神氣，釘在門板上。收買古物，是麼 這名兒多好，可是，做的却像貨郎兒的什麼都收，不單拘拘于有遠年歷史的古物。

約略在七點卅分左右，洋行的兩扇新開油漆的門開了，靠着牆，蹲着地上在等候的，是一批亂蓬蓬的頭髮，黑鼻子，骯髒的手，沒光采的眼睛，榮養不足的黃臘臉，穿着油垢破敗的衣服，門開了，他們便提着腿，搖搖的，慌張的，一閃一閃地鑽進去。

漸漸高高的櫃台下，早就圍上了兩三層密密的人頭。那場所是非常陰暗，狹窄，潮濕的，像一個土地廟。大家的肉和肉擠在一起，骨和骨抵在一塊，插得緊緊的，像一大把火柴，硬擠在盒子里。每個人十足的吸到一種強烈的汗香，鼻子算享受一頓豐盛的早餐了。因為大家都十分用力的『擠』『抵』的緣故，一種熱氣便在人叢中活動，縱是非常冷冽的冬晨，許多人却像共浴在一個溫

水盆里，四肢暫時感到舒緩。

空氣漸漸的緊張起來。擅長咳嗽的，不得不把喉里湧上的痰塊，硬咽到肚子去。疲乏的，把背就靠住後面的胸脯休養，管不得後面願意不願意，後面的也不暇于不願意了。矮的把腳趾點着地，手搭前面的肩胛，伸引着頸，張着鱷魚式的嘴巴，圓睜着眼；大家眼光一律集中到高櫃台上面去，各有各的寶貝；抓緊着，舉高着粗的，細的臂腕，揮動，不時喊，罵：

「快啊！犬養的！」

「老爺站不耐煩了！」

「王八蛋！故意排架子嗎？」

「犬養你的娘，快啊！」

一片嘈雜的騷音。不時訇的一聲，又是一句刺耳的最精采的國罵，大家耳朵便也跟着嗡的聾過了一回。過後又是攪不清的一片騷音。

高櫃台上站了兩位入了×國籍的同胞，左是專司當進的。右的專司討出的。這兩位同胞，臉上都的浮着鬼氣，門齒各有兩三顆發亮的金牙，時不時停下工作，要來笑一笑，誇耀充滿美術的口，一半也表示那麼從容不迫的神態。

右邊的伸出手來收當了，接一件東西，打開：

『喂！褲子是誰的有什麼味道，不好要的！』

見得一包報紙裹的，飛快的擲下來。

『殺千刀……』一個女的接住罵一聲。人叢中見一個低着蒼白的臉，很艱難的由火柴緊密處，浮出去，大家讓着肩，也跟着一陣同情的眼光，送她到門外去。

櫃台前又出現了一隻枯柴般的手，把一雙三寸來高的錫燭台，顫顫的送上。

『喂，老闆，你這寶貝多久年代了，哈！一角小洋，當不當的？』櫃台上眯着眼，笑一笑的說。

『當兩角吧！』下面誠懇的，朝上伸出兩個顫顫的指頭。

『不要！』立即打算推出來，忙要去接別的東西。

『呀！當了當了，就當，就一角好了！』氣急不過的，又顫顫伸出一隻指後，便灣着腰，凶猛的來哮一陣嗽；係一個屈曲着背的，枯乾瘦長的老翁。

『噫！』大家共通的發出一片歎聲，對自己手里的寶貝的價值，未免起了狂跌的預感，『不安』模着每個人的眼睛。

這時左邊的櫃台前後的陣線，不曉什麼時候動搖了起來。

一個亂蓬蓬頭髮的成衣老闆，舞動着一支裁縫尺，氣得直要瘋狂了。

『當進的是丈四的呌吱，怎麼討出來，會短了五尺，還好，明明你們在搶劫了！』

櫃台上的，着卽叉手不理，讓成衣店老闆，獨自個兒嚷了嚷……。

接着庫里面，又送出一疊白瓷青花的大海碗，櫃台上的，又來發交一個粗大的漢子，那漢子半响，就喊起來：

『喂，還有的啦！』

『還有你媽的！』櫃台上啣着就不理。

這漢子的臉通紅了，氣咻咻的，像一隻野牛。

『尙你媽，二十隻，只討出十二隻嗎？還有八隻！』

『你媽的，還有什麼八隻。』櫃台上吆喝着，裝做不在意。

『還要抵賴，快把出來還我啊！』

『滾你媽的，打你……』

『打吧！賊匪，還不還我的大海碗！』漢子咆哮了，額前蒸發着細汗。

『不還，有什麼手起！』櫃台上，沉下猙獰的臉孔。

全場情緒突然嚴肅起來。

櫃台里面，便也踱出五七個，所謂鄰國『流』進來的來賓，歪着帽子，叉手當胸的，睨那漢子的臉，裝着諛嚇的神氣。

人羣開始擠動，不平的氣燄，迅速的燒起來，暫時鴉雀無聲，右邊當的也不當，一概都憤怒的望着櫃台那一起畜生，誰都想上去咬他一口。大家也望望那漢子，有的忍不住便來插口，參加這爭鬥的漩渦。

『你們簡直就是搶劫呵！這青天白日！』

『利息比平常當舖要重到八成，兩月便滿限，還來這樣剋扣人家的東西，沒天理良心的！』

『把還人家罷！』

櫃台里的却嘆嗤發出一聲冷笑，似乎你這一起都在說昏話。

那漢子這時眼睛里火花直迸，全身被怒火燃燒着，握緊粗大的拳頭，朋！朋！打着櫃台亂響。

『快！快！還我的『朋』！朋！朋！』快呀！還有八個。』

『到底要怎的？你！』櫃台里的形勢也突然緊張，那一起畜生磨拳擦掌的。

那漢子想爬到那高高的櫃台上去拚命，在爬，用力的爬。

猛不防，上面飛起一條木棒子，拍喇！直打倒那漢子的頭，涔涔的滿頭滿臉洒着鮮血，那漢子跌下來了；砰的一盞碗碎聲，跟着人羣里發喊，憤怒的電流觸到每一個人身上，把櫃台搖撼！  
叫打，怒吼！

突然，發一聲銳叫：

『手槍！哦！』

狂暴的陣線立即動搖了，一窩蜂也似地散去，不一霎時間跑得精光，打破頭面的漢子，不知什麼時候也跑去了，撒下一地粉碎的碗屑。

櫃台上，闖起一片勝利的狂笑！

相隔僅僅卅分鐘，那高高的櫃台前，重新站滿了兩三層人，肉和肉擠一起，骨和骨抵一塊，像一盒子裝滿的火柴，氣透不過；各人有各人的寶貝，又抓緊，舉高，揮動。但不再喊，罵，寂默的像打敗的公雞。

那兩個鬼樣的架伙，更加得意了，嘲諷着，侮弄着每一個失敗者；然而，大家再不敢刺激了



，互相交換着眼光，隱隱在說：

『有什麼辦法，我們那麼不值錢的東西。

本國的當舖是不要，這裏還得當上幾毛錢，暫且救一救。

誰願意在這里當的，但有什麼辦法！

只求能夠當幾毛錢救一救呀！』

一·卅一北舍燈下寫。

## 二·開巴

陳學英

大廳上亂烘烘的，晚場的「花會」已經開始了。白熱的電燈照耀得如同白晝，黑壓壓的擠滿了許多人，男的，女的，少的全有。人聲像散了窩的蜂，又像夏天的蚊鳴，三三五五的交着頭，接着耳；有的在張惶，有的在打聽着「訊」，那末混亂着，嘈雜着。……

廳的當中，用六張的八仙棹接成一個大枰，上面散亂的放着一些小砵墨汁，好幾疊白紙，和幾枝秃尾的筆。人便像螞蟻聚羶般，攢集在那兒「寫巴」；一條繩從橫樑直垂下，懸空的掛着一個黑色的小木匣。

西邊廂房的門口，壁上用大紅紙貼着銀錢出入的行市，長方形的棹子像櫃頭般堵着，也同樣

的聚了許多人，擠着肩，攘着臂，手里握住一個小紙包，向里面的人嚷着，喊着。

里面好幾個漢子，也全在忙碌着，收了一個紙包，口里便喊了一聲號數，一面便遞給那人一個小小的木牌子。人圍得密密層層的，退了一堆去，又進了一堆來。……

「截號了啦！」約莫九點鐘過去，忽的廳上一聲高喊，西廂的房門砰的一聲關了，幾個趕不及押的，只得垂頭喪氣的退去。

這時，廳前的人更多了，團團兒都圍在那個大枰上。

「開巴啦！」又是一聲喊，一切嘈雜，剎時沉寂了下來。接着，走出幾個強健的漢子，腰里全塞住一件黑色的傢伙，挺起胸，惡狠狠的站在一邊。

「押客里請一位出來開巴！」

一個載着歪在半邊鴨舌帽的漢子，揮着手向着衆人說。於是人羣里又騷動了起來，你推我讓的一些時間，最終給推出了一個押彩最多的人來。

這人慢慢的登上了棹子，場內一時都鴉雀無聲了，大家的眼睛全釘着那個小匣子，「觀音會」，「林太平」，「林良玉」……這一些熟悉的字眼，一串串的像輪盤，像跳蚤，只不住的在心坎里轉，在心坎里跳。……

這人一站在上面，臉便漸漸的發青，手也不自禁的抖了，千百人的希望，都在這一刻一分里，等待着最後的解決。

突然，大家發了一聲喊，正當那個人要取匣的當兒，電燈忽的全滅了，場里黑漆得看不見一些物的輪廓，這時極度緊張的衆人的心，像拉斷了的橡皮條般，一下子鬆弛了下來。

「前次的玩意兒又來了！」

「浪人又在搗鬼啦，提防他掉巴！」

底下有人低聲的說着。

「喂，這樣不興，要改期開巴！」接着一個人便嚷了起來。

「要他們散本！」

「改期開巴！」

「……………」

大家一齊附和了，場里即時鼎沸似的翻騰了起來。

打這時，電燈又亮了，大家睜眼看那個小匣子，仍舊的掛在那兒，不過却在一搖一擺的打着鞦韆。

「嚇，大家看那匣子！」

「啊，不興，掉了巴，不興！」

「要賠償，揀最重的彩賠還我們！」

羣衆更加怒吼了。

「請大家安靜，維持秩序！現在繼續開巴！」那個鴨舌帽的漢子又高高的站在椅上嚷着。

「不興，要散本！」

「還要賠償，這樣不興！」

「……………」

像瘋了般，羣衆大聲的呼噪。

「打，誰搗亂，就給他一點利害吃…………？」

「誰說散本？」

幾個站在一旁的漢子，這時都搶了過來，大聲地哼喝着，腰里的傢伙全拔出了。

這末着，大家都呆住了，靜靜兒地撮着嘴，讓自己的忿恨咽到肚子里。

于是，剛才那個開巴的，又給拉了出來，顫抖的雙手，在衆人憤怒與絕望的眼光注視里，扯

開了匣子的蓋，一個刻着紅字的小牌子，便從那失去知覺的手指取了下來。

「日山！」場里的人高呼着。

春雷那般的有勁，震着人的耳鼓，大家的臉全青了，擱在心頭熱辣辣的希望，即時沉到了無底的深淵。……

潮水般的，一羣尷尬的人們，又擠着肩，拖着沉重的腳，離開了這巴場。……

「得彩的人快來領銀哩！」

場里故意的送出這尖銳的喊叫，像一把尖刀，戳着每一個空虛的心歸去。……

——速寫。

# 棄詩求歌論批判

雷石榆

我偶然看到香港工商日報的「文藝週刊」上，有篇標題爲「對於詩歌上的一個建議」的文章，作者建議的結論是：「我們只有要求于歌而不能不放棄了詩」。這理論的「獨創」，非常使我吃驚，因而我細心地把他讀完。

據作者說，他前年在東京，跟一班文藝青年朋友的談論當中，他曾提出意見：「主張多作歌而少作詩」，這本是依據詩歌作者的主觀條件（如才能，愛好，表現技術等）而決定，並非難以解答的問題。但「許多寫詩的朋友對此不置可否，好像有待研究的必要。」後來又把這個意見向郭沫若氏提出，他却說：「詩也可以講成歌。」

但是現在作者直截地否定詩之必要了。那理由是：「詩的節律不重複；而歌的節律是重複，詩力圖工整，而歌是可參差不齊的，詩應力圖含蓄，深邃，而歌是淺白，露骨的，詩是吟咏，而歌是歌唱的。」

作者這樣圖式化地把詩與歌作觀念底區別，實在難以摸捉的空虛。而其所指的詩又不知是屬於那一種（就算他說從原始社會的歌謠轉化為詩——即自封建主義時代直至現在為止的詩罷），然詩的節律決不是不重複的，以中國的定型律詩來說，除五、七言的絕、律詩外，五、七言的古詩的節律的結構可並不單調，只是頗受字數與韻腳的限制而已。至於自由律詩，其結構更加複雜，節律也不少重複。除了定型律，及後來自由律之畸形變種的所謂十四行等的「力圖工整」外，並不見得有些不和歌一樣「參差不齊的」（其實歌也不少工整的）所謂「詩應力圖含蓄，深邃，而歌是淺白，露骨的……」也是非常膚淺的見解。白居易的詩不是所謂「婦孺皆懂」嗎？而雪萊的「西風歌」，尤其是濟慈的「夜鶯歌」，不但不「淺白」，不「露骨」，而且「含蓄」和「深邃」，但那已是傳流於世界的名歌，而且我國的翻譯家竟不厭煩地三次四次的把「夜鶯歌」重譯，結局也不能盡傳原作妙意。不過，這也只是受過很好教育的資產階級才看得懂，會唱而且能體味那內容。

所以只能從歷史底社會的根源上去理解某時代的詩對其時的某階級的特定作用，而不能機械地把過去的所謂「含蓄」，「深邃」的詩而壓在開拓中的新詩的頭上，甚至斷言道：「詩是少數人的，而歌是廣大羣衆的。」

作者只能概念地認定：「藝術的崇高在於對大衆底感發力之廣大」，而不知道那感發力之所以

廣大的原因，假如一個作品不真實地表現現實的本質，同時活生生地使之形象化，恐怕也成爲「對牛彈琴」，或「馬耳東風」的東西吧。

作者並以爲凡歌都可以流行到民間去，例如漁光曲，大路歌等在北平，香港，廣州，福建，連小孩子們都會唱，但恐怕有人以爲那是由於電影的廣播的結果，於是他又舉出黎明暉「可憐的秋香」及「毛毛雨」。殊不知「可憐的秋香」是反映在封建制度壓迫下的弱女子的呻吟，而「毛毛雨」正如民主主義的所謂自由戀愛的氣息，同時也正因爲牠們被譜成了曲和很普遍地給音樂教員抄上黑板來教，學唱的人隨便打開嗓子就會唱下去了。然而「毛毛雨」對一般勤勞大眾有感動嗎？

因爲作者判斷「詩是吟咏的，而歌是歌唱的。」所以「在現在，我們的要求是戰鬥的藝術，而戰鬥的藝術是不適合閑雅的吟咏，只適合于豪勇的謳唱。」我真懷疑他老在中國的古詩裏實在中國的舊詩中也有很多豪勇的謳歌如匈奴壓境時的漢代愛國詩人，清末時的反帝詩人的作品（兜圈子，中國自五四運動以往，不是產生了郭沫若等的富有反抗性的新詩嗎？五卅以後不是產生過王獨清等的革命性的新詩嗎？就以外國的詩人來說吧，歌德，拜倫，海涅等的許多詩何嘗不「豪勇」？美國資產階級的革命詩人之祖的惠特曼的詩是怎樣豪放無羈呢？俄國的詩人瑪耶爾夫斯基，別支勉夫斯基，白德納等的詩又是怎樣英雄的高歌呢？



而作者的用意却更深一層：「中國人民的教育不能用平板的文字，不能允許長久的時間……詩便成爲沒有作用的東西，因爲詩沒有具備這些條件。相反地，歌是完全具備的。」

方塊字的麻煩，確是教育上的障礙，然而歌也和詩一樣，所用的語言是需要文字表現的，我們沒有文字不是回復到原始社會以前的野蠻生活狀態嗎？然而中國大多數人民的腦袋的確不存在有文字的影子，可是那生活已不是野蠻時代的生活。爲了適應那種生活感情也的確流行不少俚謠俗歌，而且像中國的封建制度數千年傳統下來一樣，他們的充滿封建意識的俚謠俗歌而相伴傳統下來的，難道我們也無批判地製造這樣的東西教給他們唱嗎？實在說，在現時代社會的整個機構特別顯得破產，崩潰的中國，那種自給自足時代的閑適的鼻歌，已不引起人民的興趣了，你對千萬萬的流離失所的百姓唱情歌看看罷！加之失地一日十里，淪爲奴隸的人民不可勝數，在這全亡迫於眉睫之秋，你唱一曲天下昇平之歌看看罷。

正因爲時代的變化不同，而人民的感情亦相異，表現現社會的複雜和矛盾或激變的諸現實，決不是無文字的歌所能做到的。所以我們現在對於教育大眾是非常重要的。

不過，我也承認歌對大眾有很大的直接的影響，同時我也不否認有許多詩的確可以譜曲。以現在的新詩和新歌看來，並無絕對的區別，只是歌的形式較爲簡短，內容的表現也較單純，明朗

；韻律也更接近音樂性而已。

同時作者更冷酷地嘲笑道：「然而詩人們的詩，却又躺在篇頁之中，停死在書店的櫃上，雖然是漂亮的姨太太，誰還有閒情去理會牠呢？」把詩集比作漂亮的姨太太實在不對，但的確也有些詩人的作品遭着那樣的境遇，不過那是作品本身的惡劣及出版界的衰落等所形成，並非凡是詩的東西都該「停死在書店的櫃上」。

作者又進一步：「在別的部門，我還以為小說不如戲劇，這原因就是戲劇不是死在書本上的藝術。」真是只見森林不見樹木了。那麼照這樣推想下去，歌不及留聲機，戲劇不及電影了。但誰也知道留聲機片是灌入歌與音樂的，沒有劇本戲也演不成，影片也映不出。而況有許多小說也拿來編成戲劇或電影呢。藝術的範圍是很廣汎的，而各部門都有相互的關係。雖然有些書本是一停死在書店的櫃上」，但也有活在人的腦裏。沒有「鉄流」「毀滅」，「一週間」等著作，我們怎能知道俄國革命期的動態呢？沒有「靜靜的頓河」，「被開墾了的處女地」，我們怎知哥薩克人的勇姿和在建設集體農場的鬥爭情形呢？同樣沒有「詩經」，我們怎知古代中國的風土人情和文化呢？由此類推，實例多得很多。

總之，詩歌不能絕對的區分，也不能單獨的取捨，我主張善於寫歌的多創作歌最好，不然，

多多創作詩也無妨，詩歌的好壞不是單在於形式，而是內容表現的客觀之真實性。同時我也很同意作者提示的「唱歌團，唱歌班的活動」或朗讀會的組織，以推動詩歌大衆化的發展。

## 編後話

這期平凡，同人覺得很抱歉的，便是出版的日期比預定的逾過了十天，原因是：

一，幾個共同負責編務的人，爲着職業的流動關係，竟都離開了福州，因此受了頗大的影響；  
二，恰好是舊歷新年，印刷工人不免沿例休假，中間延擱了幾天。

第三期原定四月十五日出版，如無其他重大的阻礙，當不再致脫期。

本期的稿件，較多係社外作者的投寄，這是同人足以引爲自慰的，因爲「平凡」月刊，同人等並不自視爲少數人的私有，也同樣的希望愛護本刊的文藝作家，不要看做非大家的公共園地。

本期像雷石榆，蕉風兩先生的詩，魏弼先生的小說，秀子先生的記事兩則，佃曉軍先生的散文，和區錦漢先生的從廣州寄來的報告漫畫，都是值得注意的作品。

二月十日爲俄國詩人普式庚的百年祭，蒙葉可根先生爲我們譯了一首詩，一勻先生爲我們作了中譯作品的編目，可算有相當意義的。

「癡」是我們一個嘗試的集體報告，想暴露在本地的某種人底「親善」的賜與及其真面目，本期先刊登兩則，以後還繼續登載，希望大家一起來參加這工作的嘗試，我們將以多量的篇幅來容納關於此類事實的紀載。

平凡文藝社編輯部

# 福建民報

每日出版三大張

社址：福州南上路

定價：

本埠：每月一元三個月二元

八角半年五元四角全

年十元

外埠：每月另加郵費二角日

本三角其他各國一元

五角

電話：經理部四六一四

編輯部四八一四

電報掛號（福州二四八零）

長途電話掛號 四八一四

晚刊小民報 每日下午四時發行

請閱福州兩大報：

# 南方日報

每日出版二大張

社址：福州光復路

定價：

本埠：每月六角三月九折半

年八折全年七折

外埠：每月另加郵費二角日

本三角其他各國一元

五角

電報掛號 七二八一

電話 四四三九

平 凡 定 價

每月半出版一册全年八册		訂購辦法	册數	價格
零售	售	一	一	角
預定每卷	四	連郵三角六分		
預定全年	八	連郵七角		

郵票代洋十足通用，以一角以內為限

廣 告 價 目

附 註 1. 如欲加印雙色，另須酌加墨費。 2. 長期刊登及特殊指定地位，價目面議。 3. 廣告如需用各式鉛字，均可指定，如另用鋅版銅版木刻等，須由登者自備。	地位	墨色	全面	半面	四分之一
	底封面	一套	卅元	十六元	
	裏封及目錄前	一套	卅元	十二元	
	普通	一套	十元	六元	四元

本 刊 文 字 非 經 允 許 不 准 轉 載

平 凡 第 一 卷 第 二 期

中華民國廿六年三月十日出版

編 輯 者 平 凡 文 藝 社

福州仙塔路十八號

發 行 者 平 凡 文 藝 社

總 經 售 上 海 雜 誌 公 司

上海四馬路三二四號

福 州 經 售 新 民 書 局

福州下南路

印 刷 者 中 華 印 書 局

福州觀音井路

# 凡平

創刊號

## 目 要

論人物描寫.....	糜文開
分地.....	任其
行列.....	林冷秋
哈孫的前程.....	西斐譯
日割.....	林心平
牆.....	脩朔
不要英雄.....	問蒼
果實.....	雷石榆譯
忤逆.....	魏艾寒
十一月的村莊.....	陳啓肅
沒有褲子的人.....	徐君藩譯
漫畫兩幅.....	隆一佛·卓飄紅

民國廿六年一月出版  
上海雜誌公司總經售

本刊已呈請登記

零售：每册一角